

《普仁崗的午後，與指尖的十八年》

來到普仁崗，不知不覺也快滿一年了。二〇二六年的現在，校園裡那些關於創校七十週年的大型慶祝活動已經悄悄沉澱，那些曾經張揚的彩旗與喧囂的舞台早已拆卸，轉化為一種融入呼吸的、在日常裡持續綻放的安靜力量。學長姐們口中的黃金歲月，在我們這群剛入學的新生眼裡，變成了每天清晨趕堂時，全人大道上迎面吹來的那陣帶著紅土與青草氣息的風。

身為剛進大學的第一年，我的生活坐標大半時間是被工學館那棟沉穩的建築所定義的。午後的陽光穿透長廊上的百葉窗，在洗石子地板上切分出一整排精準、毫無誤差的幾何光影，像極了某種不容出錯的邏輯矩陣。每天的日子被密密麻麻的公式、符號與運算邏輯填滿，課本上的每一個專有名詞、每一道被要求精準優化的流程，都試圖在大腦裡建立起一套理性的二進位世界。在這個連文字與圖像都能由生成式 AI 快速重組、精準推算的時代，世界看似運作得井然有序，彷彿只要透過足夠的數據，就能為人生算出所有的標準解。

但在那些過度追求「精準」與「最優解」的課業背後，剛離家獨立的生活，總有演算法無法預測的變數。當夜幕低垂，商圈的喧囂漸漸熄滅，隻身回到安靜的宿舍裡，面對跑不出預期結果的報告，或是跟重要的人產生日常思緒的漣漪與摩擦時，那些白天建立起來的理性模型，往往會在深夜裡有些許晃動。每當這種時候，在偌大而陌生的校園邊緣，我總會下意識地將手伸進包包最深的角落，去觸摩那條靜靜守候著的柔軟安撫巾。

那是一條重新買來的安撫巾。在那之前的整整十八年裡，我的指尖習慣了另一條舊巾的經緯。那條充滿家裡熟悉氣息、陪著我度過無數個驚惶與依賴夜晚的「小被被」，卻在媽媽溫柔卻粗心的搓洗下，化為無法挽回的破碎線頭，退出了我的生命。那一刻我真切地傷心了很久，那不只是一件物件的損毀，而是一段無可格式化、不可逆的初始記憶被生生抹去。

幸好，這條新的安撫巾來到了身邊，默默遞補了那些空缺的安心感。雖然纖維是新的，但它承接了記憶的代碼，在指尖長期的摩挲下，漸漸長成了新的依

靠。大一這一年，它是陪著我離家、學著在普仁崗上獨立的隱形常數。無論是熬夜應付繁重的期末考科、在宿舍裡學著吞嚥孤單，還是計畫中即將在假期啟程的九天遠方旅行，它都會在行李的角落裡散發著熟悉的溫度。工學館窗格下的光影再精準，也是冰冷的；但安撫巾上的每一道褶皺，卻是我在現實世界裡摸得到的救贖。那種溫熱的絨毛觸感，是再完美的邏輯、再聰明的 AI 迭代千萬次，也永遠模擬不出的安全感。

黃昏時分，下課的鐘聲在校園裡悠長地盪開。我漫步走到張靜愚紀念圖書館前，看著落日將這棟點亮微光的建築拉出長長的剪影。晚風吹過，夕陽的光芒折射在剛做好的冰透感美甲指尖上，泛著亮晶晶的、半透明的微光。那抹精緻的色彩，與眼前宏偉的圖書館地景相互輝映，像極了我們這個年紀，在理性的龐大世界裡，努力突圍而出的一點點微小而頑強的快樂。

中原在二〇二六邁向了她的第七一大步，而我的大學篇章才剛剛起跑。在這座科技與人文激烈碰撞、古老與現代交織的校園裡，我所體會到的「美感生活」，從來不局限於建築結構的宏偉，或是工程邏輯的精準。它更存在於當我握著那條安撫巾、看著身旁並肩走過的人影時，心中那份被現實推著長大、卻依舊溫熱的情懷。普仁崗的午後很長，指尖的十八年很短；這些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日常碎片，拼湊成了我眼中最無可取代、持續綻放的中原時光。

【AI 協作說明】

- 使用之 AI 軟體名稱：Gemini
- 協作方式與提示詞說明：我先提供大一生活的真實體驗、個人科系的理性觀察，以及隨身安撫巾的情感故事作為初稿素材，再請 AI 針對文字修辭與敘事節奏進行修飾，將「工學館的幾何理性」與「依戀物的感性溫度」進行冷暖意象的對比，使其更符合散文的抒情與深度質感。